

## 上海生活一种

甬跃辉

我到上海19年了。大学7年,住过4个地方;毕业后租房子,又住过4个地方。这些出租屋,似乎越是靠近市区,住的老人越多。我住过很久的华师大一村,给我的感觉,小区里的老人已经比年轻人多了。

小区有个公共水房,两道水池,住在同一层楼的二三十户人家都在这儿洗衣服,洗菜。水房边上,还有一个地方辟出来做为卫生间,一个地方辟出来做为洗澡间。卫生间分作前后两格,蹲坑式,蹲后面那人得小心,因为冲水时水量极大。洗澡间又窄又矮又没灯,有一个矮矮的水龙头,站直了几乎不能转身,只要关上门,连自己都看不见自己。卫生间是公共的,洗澡间虽然也是公共的,但顶上的热水器是胖阿姨家安装的,只有她家才能使用热水。胖阿姨家是上海本地人,60来岁,真是白白胖胖,观音面庞。每次见到我,她都会主动笑眯眯地打招呼。我钥匙丢了,我开锁师傅来撬锁,她知道了,说你以后把备用钥匙给阿姨一把,阿姨帮你保管。我愣了一下,自然是没给她。她也不再提说这事。在水房里,总能看到她洗衣服洗菜,总能听到她发出很洪亮的笑声。

有一次,我和隔壁人家的女人站一块儿洗衣服。胖阿姨则背对着我们,在隔壁水池洗菜。女人30来岁,江西过来的,租住的房子和我一样,都是十二三平方米,我

只住一个人,她却足足塞进7个人。三张高低床,住了他们夫妇俩和各自的母亲,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和女人的妹妹。孩子是一男一女,都在读小学,有时候会问我作业。那天,她一边洗衣服一边跟我聊天,说起以后孩子上学的事,没有上海户口很难办,又问我的上海户口是怎么办下来的。我说,我是因为在上海读书,毕业后很容易就办下来了。女人唉声叹气。我说,户口这种东西,说不定哪天就取消了。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,是那胖阿姨,她说,怎么可能?上海户口怎么能取消!

胖阿姨的丈夫我没见过,她女儿是常见的。她女儿和我年纪差不多,喜欢说话,说话总有一股很冲的劲头。她丈夫似乎比我小一些,外地人,几乎不说话,经常低着头,见人就笑一笑。有一次也是在水房,我听他俩吵架,她一直在说,说着说着,将衣服砸在水池上,水花溅起,男人躲闪不及,脸上身上都溅湿了。男人仍然一声不吭,过一会儿,她骂骂咧咧回屋去了。男人继续在水房洗衣服,我也继续在水房洗衣服。我们谁也没说话。

还有位上海本地老奶奶,也是我经常见到的。她年纪更大了。她让我猜她的年纪。我说,75?她笑起来,满脸皱纹,说阿弟,我都80了。老奶奶很瘦,手上青筋毕露,她一面洗小黄鱼,一面跟我聊天。她

说,她丈夫死了好多年了,她儿子也住在华师大一村,就在隔壁楼的公寓里。我说,那你怎么不跟他住,却住在这脏乱差的筒子楼里?她说,这儿清静啊,就她一个人。她一个月有3000多元退休金,够吃够用了,有时还能补贴她儿子。我想,这工资比我的还高啊。那時候我刚毕业,一个月工资才2000多元。停了一时,她又说,这小黄鱼真是太贵了,吃不起了,都买到两块钱一条了。

我洗好衣服回去,拧干了,晒出去。隔壁人家的小男孩又来问我数学题。我看到,他小姨刚从洗澡间出来,穿着碎花裙子,小腿像两条光滑的鱼,在甬道尽头射进来的光里游动,从他们面前经过,一直进屋里去了。我看到他家新铺的塑料格子地板,擦拭得纤尘不染……

在华师大一村这几年,我作为一个外地人,得以看到了上海生活很不一样的一面,这儿和“魔都”“十里洋场”“咖啡店”这些字眼,似乎离得很远,但这儿注定是上海市民生活给我最切肤印象的地方。

当我写完以上文字没几天,因为奥密

克戎病毒,上海开始封城。华师大一村、二村都曾因种种事情引起社会关注。如果不是真在这几个小区生活过,我想人们是很难想象这样的老旧小区在疫情之中的艰难的。我和华师大一村的王智量、吴妹娟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,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,我问了他们生活的情况,还好他们的食物准备充分。

华师大一村这样的地方,是不在很多人的上海想象里的,但这确实是上海,甚至是比“十里洋场”更普遍的上

## 母亲的一个动作

高明昌

在她的前额,然后说,不烫嘛。我说完,和邵姓朋友总结道:母亲这个搭额动作,一直坚持到老,到老也是这样。我们都说,如果想讨得老娘的欢心或者宝贝,你回家说一声自己心口闷,老娘一定满脸不安,急匆匆地走来,急匆匆地伸手,急匆匆地搭你前额,急匆匆地说没事或者有事,几乎不变。

其实母亲一生不变的动作还有很多。五六岁时候,我们都赖床,母亲都掀过你的被褥,然后帮你穿衣服,穿衣服时,母亲总会敲一记你的屁股,不是穿的过程中敲,就是穿好衣服后敲,在母亲敲我们屁股的时候,我们一定反手拿开,说疼,至于疼不疼,母亲知道,你也知道。后来去读小学时,出门前,母亲一定教导我们:听老师的话,好好读书,晓得了哇?我们出去割猪草,母亲总要千叮万嘱万嘱咐,手要当心的。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:我们小伙伴之间打架了,不管有理由无理由,母亲总会先骂自己的儿子的,伴随着骂,母亲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拎你的耳朵。母亲的这个拎法,看上去很凶,像是要把耳朵拧下来的样子,但你不

现么,母亲两个手指夹着你的耳朵感觉不到疼的,是你顺着母亲的手势踮起脚的,还是母亲的手指本身夹得不紧呢?还真的说不清楚。

母亲一直是你的母亲,儿子一直是母亲的儿子,不管你十五六岁,还是六七十岁,你在她眼里,还是孩子。上一次回老家,我和母亲坐在场地里说了半个小时的话,我发现,母亲有时在偷偷地看我,而且很得意。我没有戳穿,这是母亲的端详与慈祥,不能冒犯。周姓朋友说,是有一次,因为与母亲双眼相望,娘俩会心一笑,真开心。邵姓朋友说,你不知道,如果你上灶烧饭,母亲一定拉你的手,不让你做下手。如果你的手被烫了一下,她一定会拿起你的手,横竖要看明白,有血点的地方,就要用嘴去吸吮一下。抽回手,母亲会拍你肩膀的。我问大家,我们每次回自己家时,母亲会做什么?大家说,老娘总是走出场地,看着我坐上汽车,等着我发动汽车,跟着汽车的后面,等我开出场地,然后……

然后,我就想起了龙应台的《目送》。

下,赫然一室江南,恰如东风艳放花千树,逗引烟雨,心生静意。而古镇的老街深巷里,油纸伞更成了不可或缺的唯美点缀。她们沿着高高的古墙一溜排开,随风慢舞,瞬间温暖了时光,柔软了沧桑,是浪漫与古朴的完美融合。

虎年春晚,一曲《忆江南》,载歌载舞,且吟且诵,惊艳国人。最先出场的便是代表江南风情的油纸伞。伴着清冷高雅的乐声,悠扬的戏曲唱腔响起,数十位江南女子,手执素色纸伞,绿裙飘飘,翩翩而来。回眸转身间,伞面清圆,风荷高举。随即,旷世名画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卷轴徐徐拉开;结尾,绿裙女子再次入画,舞步翩跹间,清圆又举。旋即,苒苒青绿化为一幅幅轻淡水墨……

油纸伞和唐诗宋词一样,凝聚着丰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元素,她撑开了浓浓的江南风韵,彰显着江南独特的气质,意蕴源远流长。

“细雨霏霏恋意柔,青山绿水路通幽。相依伞下鬓私语,半为遮雨半遮羞。”撑一把油纸伞,我在江南,等你来。

## 麦秸草帽

孙保明

晒干的麦粒,借风向往上一扬,麦粒哗哗啦啦落下的同时,夹杂其间的麦糠与灰尘也随之飘落,如果不戴草帽遮挡,肯定会落得满头满身,又痒又脏。如果落进眼里,那就更麻烦了。相邻的懒猫多嫌帽子勒脖子不舒服,常常把草帽扣在头上不系带子。结果风一吹,草帽就被刮走了,他便立即放下手中的木锨,一边骂着风一边去追赶前方翻滚的草帽。有一次,他翻滚的草帽遇到风歇时正好扣在地头井台边的一泡狗屎

## 五月麦杏

程广海

五月麦杏,是我们鲁西南对杏的一种昵称,就是说在五月初期,麦子成熟的季节,黄澄澄的杏也就熟透了。去年初夏的一个周末,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,在菜市场的一角,看到一个年轻的媳妇在卖杏,还不时地喊着:“新鲜的甜杏啊,尝一尝,不甜不要钱啊。”我被她爽朗清润的喊声所吸引,停下脚步来到她的小摊前。心里感叹着:时间过得真快啊,开春才几天,五月麦杏就上市了。

桃花开,杏花败,楝子花开摘蒜薹,这是我老家关于季节变化的一句谚语。开春的时节,果树开花,最早的应该就是杏树了。在嫩芽初绿的山坡、在小桥流水的沟渠或在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,那白色中略带有粉红的花朵,开得是那么热烈、那么灿烂,杏花迎着带有凉意的春风,给大地散发着丝丝醇厚的气息,那些甜甜的杏花味道,在阳光和雨水的滋润下,过了多长时间,就会变成浓郁的果香了。

老家里靠近南墙的地方,生长着一棵父亲栽植了多年的老杏树,在麦杏成熟的日子里,推开屋门,就会听见满院子里飘着麦杏特有的香气。那一树的麦杏,它们似乎就像一道道金黄色的瀑布,倾泻而下,那沉甸甸的树枝上被一个个饱满结实的杏压着,在微风的吹拂下,颤颤悠悠、摇曳多姿,闪着诱人的光泽。那杏的颜色黄得有些耀眼,有些可爱,在阳光的照射下,透过薄薄的杏皮,可以看见杏里面饱满的汁液,引得人们垂涎欲滴。邻家的孩子们路过,抬头看着杏树上那诱人的麦杏,不肯离开。父亲看出了他们的心事,就

说,想吃,自己爬树上够吧。父亲话音没落,几个小孩子或搬来梯子,或连鞋子也顾不得脱,就爬到树上,连皮带摘,直到孩子们满意归去。不光是小孩子们,大人们也忙着尝鲜啊,东院里的大哥,西院里的新媳妇等,你家一捧,他家一捧,他们一边吃着,一边同老父亲说着闲话。这时的父亲,吸着烟,看着邻居们高兴的样子,他总是憨厚地笑着。

除了家杏,还有山杏这个野生品种。它是蔷薇目、蔷薇科、杏属植物,别名杏子、野杏。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,我们都叫它“五月黄”。

崖山在我们当地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山,因为偏僻,去的人较少,所以山上的野草、野果树和一些植被保存得完好。十多年前我和几个驴友在崖山发现山杏之后,就精心呵护这几棵杏树,恐怕被别人破坏掉。该开花的时候,我们去看它的花之艳丽;该发芽的时候,我们会惊喜地轻抚那碧绿油光的叶片;到了收获的季节,我们早早地进山,害怕我们的这个秘密被别人知道,提前盗走我们的果实。每次去收获山杏的时候,我们心里都是忐忑不安,直到我们爬到崖山的最高峰的西南角一隅,看到那几棵依然还在的山杏树,看到那挂在树枝上一个个可爱金黄的山杏,我们就会欢呼雀跃一阵子。

山杏的个头较小,但都很妩媚娇艳。我们把山杏摘下来,连它的皮一块吃到嘴里,立刻,那饱满的汁液漾在口中,一股新鲜的气息和微微的酸甜蔓延开来,山杏的甜美简直无以复加。如果看到熟透的山杏,你用嘴咬开一个小口,轻轻一吸,一会就把里面的汁液吸干,留下一个完整的山杏皮。轻轻吸吮的感觉,如同你伏在耳边和一个心爱的女孩喃喃细语,那种感觉和滋味无法用语言来表达,你只能细心体会。



封在小区的娃们

周平 摄

萍  
亭  
風  
王英鹏书

## 修竹掩饰本色

张渤宁

竹子挺拔、秀丽,甚而被视为具有高洁、虚心的品格。

但它到底是秀外中空的,像一个华而不实、虚有其表的,被高估高看了的人。

我是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些的呢?是因为那天突然想起自己从前很多很多当时自觉聪明,而今脸红悔恨不已的事,于是感叹“笨”这个字,真是造字者洞悉世事参透了人性的杰作!

一蓬清高清俊的修竹装点门庭,掩饰本性本色的不堪不够用,看似聪明机灵,善于保护脸蛋,甚而冠冕堂皇。

而今看来,真是造字如人,“笨”得很!“本”比“笨”,无需头顶修饰的竹子,干净利落,轻松坦荡,能立于天地。或许,当时曾是笨笨的本色,可是,暴露于世人天地,万般不足,终究日日以少,以至于砥砺精进、炉火纯青。

掩饰本色,不暴露,固然当时不出丑,却不但改不了不足和缺点,精进了能力和功夫,还日日使自己有首鼠两端之心,瞻前顾后,缩手缩脚,犹豫纠结,既损智慧,又损风度和品性。

古人赏识一个人,总是会说他

“赤子之心”。“赤子”,真实性流露,毫不掩饰,纵然当时浑身有诸多不足,终是“本”色表现。

本色不笨;笨,才掩饰和压抑本色,以至于本色发育不良不全而日渐为“笨”。

至今记得少年时在小河边钓鱼的一段情景。那时姥姥中风了住在我家。城里的表妹问我,“为什么来河边钓鱼?”她的潜台词也许是责怪我不留在家里照顾我们共同的姥姥。

“我钓鱼是为给姥姥补身体!”

伶牙俐齿的表妹当时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
其实,我来河边钓鱼就只是为了自己贪玩开心。

可是,我当时偏偏把自己说得那么孝顺懂事那么高尚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姥姥早已故去,表妹和我都步入中年,这段对话仍然会让我感到脸红皮燥、羞愧难当,如同刚刚发生。

很多时候,我们真是不肯老老实实做“本”人,却偏偏要“修竹掩饰本色”做“笨”人。

前几天的上午10点,周姓朋友打电话来,说他去了老家,现在正准备回南桥,问我在哪里?如果在老家,顺道给我送点蔬菜。

那时候,我正要去老家。朋友问,怎么也去老家?我说,我88岁的老娘托最小的姊妹打电话来,说她想念最大的儿子了。朋友说,他90岁的老娘也打电话来,说他想念最小的儿子了。听罢,心里咯噔一下,怎么朋友和我们都想到了去看老母亲呢?而老母亲又为啥同时要求我们回去呢?想来想去的理由是:两位老人都从小辈哪里知道我们小区今天可以出门的。事实上,最近一直有朋友问我:解封那天你去看老娘,还是先看孙因?我说,去看老娘再去看看孙因。因为老娘代表着过去,孙因代表着未来,在过往与将来之间,我们选择过往,因为未来相对遥远,而且未来一直充满着美妙的希望。

我想起了前几个月的一次聚会。有位邵姓朋友说,高老师,你发现了没有?当你回家,说身体有点不适宜时,母亲会走过来,伸出右手,用手心搭你的前额,过了几秒钟后,就把手心去搭自己的前额,然后会低头看看你脸色。不相信?回家假装不适,试试。我说不需要试的,我上周回家,母亲看我的步态不快,面孔有点倦容,就走过来用手心搭我前额的,又放

## 江南,那把油纸伞

查晶芳

春日江南,烟雨霏霏。撑一把油纸伞,在悠长的小巷中静静徜徉,伞下的人儿,纵无十分颜色,亦已倾城。如果闭上眼,那把油纸伞,便会悠然入梦。

“江南雨,古巷韵绸缪。油纸伞中凝怨黛,丁香花下湿清眸。幽梦一帘收。”千年前,白居易深情款款忆江南时,那半清圆便随着被细雨濡湿的双眸一起,激起缕缕思念的烟云,萦绕在诗人心中,无边无际,袅袅不散。那丝丝缠绵,历经千年,又飘进了戴望舒的“雨巷”,再次伴着丁香花的惆怅,凝成一缕绝美的哀婉与清愁,定格在江南的烟雨长卷中。

从此,小桥青青油纸伞,一蓑烟雨话江南。轻盈的油纸伞几乎撑起了大半个江南的美丽,而那伞下,亦早已消弭了凄婉迷茫,散尽了寂寥悵惘。细雨中,行走的油纸伞俨然是一阙宋词,娴雅婉约是其韵脚;

艳阳下,则幻化成一句句诗经,明丽质朴是其风格。

如今,油纸伞最大的用途已不是遮雨,她成了古典情韵的代言人。你看,那芊芊清圆,或绘百花,或立仕女,或泼墨山水,或栖息飞鸟,撑开便是明丽,闭合仿若含羞。执伞的人儿,或一袭旗袍,或一身汉服,抑或就是便装休闲,只需将手中握的碧竹微微一旋,便有轻柔伞风扑面而来,散发出似有若无的恬淡芳香,那人儿也便有了说不尽的情致悠悠。即便在闹市长街,撑一把油纸伞,也就撑开了一片浅墨淡韵,一帘杏花疏雨,不经意间,教人浑然忘却身边的车水马龙熙攘纷杂,恍若步入了幽谧的时光长廊,从容细听岁月的蛩音……

普普通通的房间,有了油纸伞的情影,也立刻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无论是静立于墙角,还是翩然于屋顶,柔和的灯光衬映

当然深受农民们的喜爱啦。

那时,还没有收割机,小麦成熟时,只见一个个头戴草帽的农民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弯着腰挥镰劳作,他们顾不上说话,只有镰刀收割时的嚓嚓声。此时,赶来送水送饭的孩子站在地头上喊叫几声,远处就站起一个人,嘴里连声答应着,左手便把草帽摘下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。有时,实在累得腰酸背疼时,他们就用搭在脖里的毛巾抹一把脸上的汗水,然后坐下来喝点水休息片刻,顺便也取下头上的草帽,然后轻轻地吧帽檐卷起来当蒲扇一般在手中摇动着扇风。

扬场的时候不但要戴草帽,还要系紧防风的帽带子,只见扬场人手握木锨,铲起

在我有关童年与乡村的记忆里,麦秸草帽是每家每户最常见的必不可少的一种遮阳工具。

小满过后,布谷声里麦子黄了,我跟随头戴麦秸草帽的父亲来到麦田边,只见他顺手摘下一支麦穗,在掌心揉碎后吹去麦芒,将新鲜的麦粒放进嘴里嚼了嚼,抑制不住丰收之前的喜悦,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。

快到夏收时节了,烈日高照,麦浪翻滚的田野里不能没有一顶像样的麦秸草帽。村西头的草帽匠双喜把平时编织的新草帽都拿出来挑到集上去卖,没几天就卖完了。是啊,这简单而朴素的麦秸草帽,仿佛是劳动者的象征,轻便实用,价钱又便宜,